



中国古典

文海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

第四十三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全一百三十二辑)

第四十三辑目录

湘 军 志

湖南防守篇第一	(3)
曾军篇第二	(19)
湖北篇第三	(28)
江西篇第四	(41)
曾军后篇第五	(51)
水师篇第六	(66)
浙江篇第七	(81)
江西后篇第八	(90)
临淮篇第九	(94)
援江西篇第十	(100)
援广西篇第十一	(108)
援贵州篇第十二	(111)
援川陕篇第十三	(121)
平捻篇第十四	(131)
营制篇第十五	(142)
筹饷篇第十六	(148)
附录 徐一士：王闿运与《湘军志》	(151)

大同书

甲部	人世界观众苦	(171)
绪言	人有不忍之心	(171)
第一章	人生之苦	(179)
第二章	天灾之苦	(186)
第三章	人道之苦	(194)
第四章	人治之苦	(200)
第五章	人情之苦	(203)
第六章	人所尊尚之苦	(212)
乙部	去国界合大地	(218)
第一章	有国之害	(218)
第二章	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	(230)
第三章	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	(237)
第四章	立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	(240)
丙部	去级界平民族	(260)
丁部	去种界同人类	(266)
戊部	去形界保独立	(274)
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	(311)
第一章	总论	(331)
第二章	人本院	(333)
第三章	育婴院	(347)
第四章	小学院	(349)
第五章	中学院	(352)
第六章	大学院	(353)
第七章	恤贫院	(356)

第八章	医疾院	(357)
第九章	养老院	(361)
第十章	考终院	(364)
庚部	去产界公生业	(368)
第一章	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	(369)
第二章	工不行大同则工党业主争将别成国乱	(370)
第三章	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殄物	(371)
第四章	独农与公农之比	(372)
第五章	独商与公商之比	(373)
第六章	独工与公工之比	(374)
第七章	公农	(375)
第八章	公工	(380)
第九章	公商	(383)
第十章	总论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	(385)
辛部	去乱界治太平	(387)
第一章	分地为百度	(387)
第二章	全地通同	(388)
第三章	地方分治以度为界	(389)
第四章	全地大同公政府政体	(391)
第五章	各度政府政体	(394)
第六章	公通	(395)
第七章	公辟	(396)
第八章	地方自治	(398)
第九章	公金行	(400)
第十章	竞美	(402)
第十一章	奖智	(403)

第十二章	奖仁	(406)
第十三章	学校	(408)
第十四章	刑措	(409)
第十五章	四禁	(414)
壬部	去类界爱众生	(416)
癸部	去苦界至极乐	(421)

湘軍志

清朝·王闓運 著



湖南防守篇第一

自古言军势者，多侈言形胜要害积强弱之故，然其实非也。项羽缪言郴为天下上游；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国朝移行省于长沙，复汉国制，控扼十六大城。以苗防故，镇箠颇有精兵出征四方。至其材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咸丰初元，巨寇洪秀全自全州出水、郴，围省城，掠舟洞庭，遂连破各省，天下莫能当。文宗忧之，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方围城时，官吏仓皇，治军劣愈于武昌、安庆。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广西乱始上闻。其时，庆远、平乐、潯州在劫掠，而名者陈亚贵。广东英德盗掠浈（光）〔洮〕，戕守备，走怀集，湖南始戒严。骆秉章为巡抚。九月，诏征镇箠兵二千诣梧州，从两广总督进征；起李星沅于长沙，授钦差大臣，专赴广西；又命秉章出境防剿。秉章奏：“省城居中，宜镇定，且飭边吏屯戍。”十二月，陈亚贵平，乃讨金田。

金田村者，潯州倚郭桂平县地，前史所称大藤峡也，其西则武宣、贵县。土、客民自来杂居相仇。奸民杨秀清利客豪资，说令求土民女为妾，又自至土家激撓之，因劝豪劫女，使相攻烧。众

无所归，秀清则悉劫之以叛，有众数千，恶自倡乱，乃投金田，合于洪秀全。自明末西夷人以数算新法诤中国，因得布其袄教，愚民传奉，世代秘守，妇女尤惑之。秀全亦假以招诱，惧官吏讹索，遂拒险屯结。秀清至，自言通天语，秀全当为天兄。

咸丰元年，僭号“天王”，出掠旁县。广西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将万人，并前发诸军四千余人，围之大黄江。星沅、天爵不相下，奏请统帅。大学士塞尚阿帅二都统，将四千五百人驻湖南为声援。四月，诏塞尚阿代星沅。星沅薨，寇自武宣溃围，东北走象州。秉章奏言：“湖南防兵四千余，前诏提督余万清出境会攻，力不足。”命总督程霁采行边。六月，寇还武宣。八月，溃围，大破巴清德军，东走藤，北犯永安，陷之。余万清母丧，解官留营。九月，鲍起豹为提督，屯江华。

二年二月，永安寇溃围，直北趋阳朔，四总兵败死，遂围广西省城。余万清将千人往援，屯北门。三月，郴盗劫饷银，杀知州胡礼箴。四月，寇解广西省城围，东北陷兴安、全州。撤七千人追之，以和春将。壬寅，寇入湖南境，将趋永州，阻水，退走道州。余万清先还守道州城。总督驻衡州，闻寇，遽乘舟北走，万清亦弃城不守。乙巳，道州陷。巡抚委事总督，总督闻永州寇退，复还衡州。六月庚辰朔，塞尚阿移驻永州，合兵二万余人，围寇道州，檄鲍起豹还长沙。丁亥，寇分陷江华，杀知县刘兴桓。壬辰，陷永明。丁未，陷嘉禾。戊申，陷蓝山。七月己酉朔，陷桂阳州，知州李启诏走死。庚戌，陷郴州，杀知州孙恩保。诏罢骆秉章，逮治余万清，以罗绕典治军，长沙料兵唯二千余人，练勇三千余人。巡抚张亮基未至，总督程霁采托衡防不来，秉章、绕典方议筑土城，禁讹言，未能谋兵事也。寇既陷郴，疑所往。己未，走永兴，杀知县温德宣，分党踞之，大军悉移永兴。萧朝贵者以胆谲自奋，谓群寇迟悞，独率千余党谋袭长沙，绕山道东北行百九十里，掠安仁。丙寅，陷之，北犯攸。丁卯，陷之，遂过

醴陵。丙子，至省城南十里止。

城中料寇当从耒、衡正道来，民走报寇至，怒其无公文，执将斩之。石马铺屯将尹培立，以潼关副将率陕西军千人仓卒拒战。陕军不惯稻食，所屯地无面，皆买之城中。军未朝食，相持一时许，皆溃散，培立死之，于是溃军或走城中。巡抚方巡城，乃遽还塞南门，然犹不知何军溃败，城外居民亦不知寇已至。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领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程事者。”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而寇望城东南隅高楼以为城楼，趋之则非门，返而南门塞，城中乘城分守矣。寇据郭外民居，不知所以攻，但发炮击城，炮丸及城中，街有卖浆者方食而碎其碗，城中大震。或议发城上大炮击之，或曰无炮台，必惊崩城垣，不可轻也。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诸生及举贡各自请领百人或二十人，佐巡城口，多诣罗绕典言事，布政使恒福内召，潘铎代之，未至署，司道周颢、张其仁等莫敢与兵餉大议，惟善化知县王葆生颇好言兵，诸大吏、将帅亦莫之问也。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张亮基已至宁乡界，闻警，还屯常德集兵。八月壬午，邓绍良将楚雄兵九百人屯南城，始发炮击外寇。潘铎至，步巡城中，令居民、商贾各安业无恐，城中被围七日，亦稍自定。诏夺塞尚阿、程霁采官，以徐广缙并代之，促向荣赴援。向荣自四月初称疾居桂林，塞尚阿深劾之，罪至遣戍，荣终不起，闻塞尚阿罢，乃疾行，癸巳至。丁酉，张亮基至。己亥，骆秉章解任，留居城中。庚子，郴寇悉趣长沙，益募矿穴城根。九月丙辰，塞尚阿至。诸援师大集，近五万矣。向荣不乐居城中，以寇渡湘，亦率所部渡湘为屯，时独搏战，不利，诸军相视莫往。城南战事主于和春，屯白沙井，自以扞遏为功，而江忠源以偏师与合屯，或以为忠源之谋。然寇与官军均踞伏屯内，屯外一里，行人来往自如。入城者唯避南门，其

余六门皆可縋以出入。衢巷间妇女嬉游，酒食过从盛于平时，忘其为围城焉。丙子，南城地雷轰发，城崩四丈。邓绍良部军方集天妃祠摊钱博戏，绍良独拔刀当城缺，斫先登一人者颠，部军闻之，皆弃钱奔城缺，寇不敢上。练丁辇木石塞缺口，城守复定。十月己卯，地雷再发，不及城垣。甲午，地雷发，城崩八丈。瞿腾龙拒缺口，寇复退走。于是，徐广缙方止湘潭，议者以为合兵腹背击寇可歼也，而巡抚群官以为塞尚阿在城中，广缙不宜来逼之。其前军将福兴蹇来。乙未夜半，寇渡湘西走。丙申，城上调寇屯，疑空虚。有呼者曰：“贼去矣。”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而僚吏、士民相庆论功，不复问寇所往。张亮基奏请防湘潭，徐广缙以为寇走宁乡，遣兵南防湘乡，故寇收罢众从容以去。或曰“和春军士卖纵之”，或曰“非也。寇不畏官军，安肯贿之？”

戊戌，寇破益阳，掠船出资口。十一月己酉，破岳州。岳州之防，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栅土星港，遏诸商贾民船万数。寇至，渔船散走，悉掠两岸人、船，寇势自此盛矣。诸将唯向荣遣兵尾追，阵亡副将纪冠军。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道员王东槐将八百人防岳州，寇至，与府县官俱走。文宗悔用徐广缙，严诏切责。广缙知事必败，遂益逗留，与人书，自言“屏息以待雷霆”。湖北巡抚常大淳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助守，悉敛兵入城，寇以故水陆长驱。十二月己卯，湖北省城陷。辛丑，逮治徐广缙，以张亮基署总督，潘铎署巡抚，罗绕典以云贵总督防荆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

丁亥，遣江忠源讨浏阳土寇。方省城之被围也，浏阳廩生王应夔得周国虞通寇书，国虞惧，杀应夔。言官发其事，事下巡抚，张亮基犹豫未敢发。周国虞者，忠义堂盗魁也。忠义堂自承平时有之，劫掠私斗，阴署徒党，历年不能治。亮基畏其众，初作奏以为不足烦兵，已而跂足卧且思，跃起曰：“决矣！”乃遣忠源。忠源初至，国虞以为兵少易与，遽袭其营。官军出，众骇退，遂逼

其巢下，令良民投营领牌者贷死，其夜解散数千，国虞走江西，斩其党众十余人。湖南讨土寇自此起。

三年正月丁未，寇弃武昌东下。壬戌，陷安庆。张亮基至湖北治军，奏以江忠源自随。是时，曾国藩始至省城议练军。城中守兵四千，将领多者统五百人，少或百人，以游击色钦额总营务。练勇成军者，有南勇、浏勇、楚勇、宝勇、湘勇，率以文员领之，而同知王葆生官最大，余悉用生监。新田张荣组以知州在籍，颇被擢用，有事辄令将以往。道员张其仁为总巡，而夏廷樾、裕麟为委员，号干练，得与谋议。二月，寇连陷江宁、扬州，益趋东北。潘铎奏撤兵二千余人，留沅州兵千七百防省。四月，铎病免，骆秉章自湖北移抚湖南。江西上犹土寇犯桂东，广东阳山土寇犯宜章、临武，永兴土寇起，掠安仁，并遣夏廷樾率张荣组往讨之，军至，寇解散。国藩奏重惩内奸，因以便宜捕斩奸民、胥隶甚众。以刘长佑、王珍将练勇，州县上言积盗拒捕者，辄以兵往。衡山、新田劫盗起，皆讨禽之。又令在城官兵月六会操，以署参将塔齐布训练勤特，奏迁一阶，令兼领练军。五月，广西兴安、恭城寇起，犯永明、江华、蓝山、临武、零陵、永、桂，官兵拒讨之。酃县、衡山奸民复相扇动，张荣组、罗泽南往捕之。江宁寇分党掠江西，围省城，别遣寇党溯江陷安庆。江忠源自湖北率所部军人南昌助守，请援于湖南。秉章、国藩以楚勇最有名，檄宝庆知府魁联募二千人，益以湘勇千人，镇箬、辰沅兵六百人，遣夏廷樾、朱孙诒各统之，而罗泽南实主其军，纯用其弟子领营哨。别用忠源弟忠淑率楚勇先进，期会于瑞州。忠淑军于道溃散，廷樾等至南昌，一战不利，诸生死者七人，收众人城。忠源以新军不可用，令往吉安击土寇。七月，广东乐昌寇犯兴宁，王珍拒走之。八月，南昌围解，援军还。江西太和寇陷茶陵，王葆生、塔齐布、王珍合讨之。寇进陷安仁，杀训导吴棠寻，退走。鲍起豹以南昌围故，人城治防，恶塔齐布之为曾国藩用也，长沙协清德因而间之，纵

提标兵围国藩行辕。国藩走免，遂移驻衡州，语在《曾军篇》。九月，湖北防江军溃于田镇，张亮基免，吴文鎔为总督。广东英德寇犯宜章，周凤山、储玟躬拒走之。十月，常宁土寇闯入治城，杀典史吴世昌、把总许得禄，遂走嘉禾，杀把总邵定太，围攻蓝山，团总孙纪良、钟良钦等拒战死，储玟躬、张荣组破走之。十二月，江忠源死于庐州。始议大集兵援湖北。

四年正月乙卯，总督吴文鎔败死黄州，以台涌为总督。寇自武昌犯岳州，巴陵知县朱元燮死之。二月乙亥，寇陷湘阴，西从陆道犯宁乡。曾国藩自衡州率水陆大军浮湘东下，闻寇至，遣储玟躬往援宁乡。壬午，宁乡陷，玟躬闻警驰赴之。众议以寇盛，宜止屯，玟躬曰：“贼不取正道而旁出，必人少也。自吾领军，皆击土贼，今遇大贼不进，何以率众？”及至，寇方纵掠，玟躬军见寇少，遂驱之。寇惊出走，遇掠者还，相挤。玟躬军屯城外，独率十余人卒与寇遇，战死南门。群寇传相告官军当来，即夜引去。湘阴、岳州寇闻官军大至，亦俱北还。骆秉章遣朱孙诒、王珍率三千人出通城，攻蒲圻，闻寇复至，收众保岳州。三月丁未，寇大上，围岳州。国藩军亦至，屯南津。戊申，岳州军溃退，寇从而上，军还省城，寇踞靖港，再陷宁乡，败湘军三营。甲子，陷湘潭，省城上下皆寇屯，巡抚、提督委战事于曾军。四月庚午，国藩自攻靖港寇，不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会详巡抚，请奏劾侍郎曾国藩，且先罢遣其军。巡抚不可，城中亦不复设备。辛未，塔齐布大破寇于湘潭。丙子，湘潭、靖港寇俱退走，踞岳州。巡抚、提督上功，而曾国藩请罪。有诏诘责提督鲍起豹，以专闖大员不闻出战，惟会衔奏报，即日免官，以塔齐布署提督。塔齐布以都司署守备，仅二年，超擢大帅。新从湘潭立功归，受印之日，文武、民士聚观相叹诧，虽起豹僥从亦惊喜，以为皇上知人能任，使军气始振焉。是时，依故事提督列衔在巡抚前，曾国藩以事降黜，衔名又在巡抚后，而塔齐布谨事国藩，自比于列将。徐

有壬等皆诣国藩贺，且谢罪。诏令国藩择司道大员，随营主饷。有壬等惴惴恐在选中，国藩笑谢之，谓所亲曰：“此辈怯懦，徒败吾事。虽请同行，吾固当止之，况不欲乎？”乃修船、选士，合谋渡湖。五月，岳州寇陷常德，分陷龙阳，澧州援军将周凤山、胡林翼、李辅朝等自龙阳退保益阳。水军方舱船，不能救。常德知府景星、副将富勒敦、同知李春暄、武陵知县朱元增死之。寇留屯十五日，六月戊辰朔，弃城北走。

时武昌围久，湖北巡抚青麟以请援、就饷为名，南走长沙。己巳，武昌陷。湖南闻饥民避寇从青麟来者万数，人心皇怖。乘章运米往迎之，则溃兵数百饥悴无人色。青麟至长沙，留数日，西保荆州，诏斩以徇。台涌免，杨霈为总督。庚辰，提督塔齐布从曾国藩出师，进攻岳州。署宝庆知府魁联以习兵事特，补岳州知府，与胡林翼各将兵勇继进。署提督多顺还屯常德。遣江忠淑、赵启玉等自平江出攻通城。七月乙卯，塔齐布大破寇于岳州，禽寇将曾天养梟之，目三日犹视，武昌群寇闻之，为斋醮三日。闰七月戊辰朔，克岳州。甲戌，江忠淑等收通城。广西土寇侵郴、桂、永州边，以王珍、周云耀防江华，王葆生、李辅朝防郴、桂。恭城寇犯全州，增遣陈立纪、江忠济防零陵、东安。八月己未，曾国藩水陆军克武昌、汉阳，湘军自此名显。连州寇犯临武，参将赵永年拒走之。仁化寇犯桂阳，乳源寇犯宜章，灌阳寇犯道州、江华、宁远、嘉禾，王珍、周云耀及游击骆元泰等先后合击，寇散走出境。十一月，骆秉章奏劾署提督多顺庸劣湛酒，罢之。自此军事奏报专于巡抚。

五年正月，总督杨霈黄州师溃，曾国藩分水军还援武昌，饷道阻绝，水陆军将胡林翼、李孟群、彭玉麟等皆仰资湖南，大发船、炮、火药、银钱拯之。仁化寇陷桂阳，赵启玉拒战，寇弃城还遁。富川寇屯聚县城，王珍、周云耀出境攻讨，不利。二月庚戌，王葆生等攻广东连州寇，破之，收其城。湖北省城复陷。三

月，富川寇入犯永明，王珍等自江华驰击，破之。贵州寇起镇远，沅、晃戒严。是时，诸军专备广东边，广西防以委永州知府黄文琛，岳州防以委魁联，辰沅防以委永顺知府翟诰，惟以不请兵餉者为能事。魁联慧直，好争议，秉章弗善也。会诏补魁联按察使，不令还省受印。魁联自以奉特简，径还省城。秉章因劾以委军，仍降知府。幕客左宗棠，雅善衡永道文格，文格时擢广西按察，不欲往，因奏以文格署按察使。翟诰权辰沅道，但张战功；且募资助军不以烦，院司故尤重翟诰，奏补实授，论荐甚力。长沙知府仓景恬以失察盗铸，为巡抚所持，奉令最谨。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守令能者朱孙诒知宝庆，陆传应知衡州，及东安赖史直、湘潭孙坦、澧州胡镛、湘乡唐逢辰、邵阳邵绥，名虽清浊有别，皆敢于为政。省城大政，则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得与操纵之柄，自余司、道拱手而已。于后论军政吏治者推湖南，而谤议亦自此起。四月，总督杨霁免，以官文为总督。赵启玉出境攻乐昌，至平石南遇寇，败死。寇犯宜章，王葆生军溃。富川寇犯零陵，陷东安，执知县赖史直。五月，宜章寇掠临武、嘉禾，增党袭郴州，陷据之。王葆生等军保永兴。衡阳土寇起，文格遣军合湘乡团丁捕讨，寇党破散。六月，通城寇入岳州边，杀临湘知县姚荣卿，湘阴长乐团丁出新墙遏之，寇退通城。郴寇分陷桂阳州，州民结团自卫。湖南民团，平江、湘阴、桂阳州，列县无与为比。魁联既罢，以知府张丞实领其军。丞实辞，复劾免之，悉以军隶江忠济。

七月，攻寇蒲圻之羊楼，败退岳州。以刘长佑募千人，助王珍攻东安。东安陷寇已三月，王珍初以八百人至，寇空城出走，珍屯城北，江忠淑屯其东。军中无故自惊，寇更还攻围珍营，战不利，俱东退四十里，屯井头墟。寇复入城踞守。长佑至，与珍合进。八月辛卯朔，寇分走新宁、全州。长佑援新宁，珍追余寇。寇复东北走祁阳，于道破散。癸巳，郴寇分掠兴宁、安仁边。癸卯，

陷永兴。甲辰，陷茶陵。永兴寇分党旁掠，官军悉屯茶陵，省城戒严。九月，罗泽南自江西还军援武昌，江忠济出军会之，收通城。茶陵寇走江西永新，分掠酃县。王葆生等收茶陵。王珍攻桂阳州，陈士杰率团丁助之，收州城，移军攻郴。十月，灌阳寇犯永明，周云耀入城城守。十一月癸亥，城陷，云耀自刎死。甲子，桂阳余寇犯宁远，赵永年拒之下灌墟，力战死之。永年、云耀皆起行伍，领营兵，号有智略，至是俱死。营将中无复知名者，始专用练勇矣。乙酉，郴寇西走永明，王珍、刘长佑等分军追破之，珍收永明。寇陷江华。长佑还师衡州。十二月壬辰，贵州苗寇陷晃州，围沅州，遂陷麻阳。官军蹙之，俱退走。

六年正月戊辰，江华寇弃城走，王珍要击破之。茶陵寇陷吉安，江西列城尽为寇踞。曾国藩居南昌，军报阻绝。诏湖南出军援应，以刘长佑、萧启江出醴陵、浏阳。己亥，克萍乡。四月，江忠济攻寇通城，遇伏军溃，忠济败死。湖北巡抚胡林翼遣军援江西，道崇阳，闻败，进屯蒲圻，要寇，破之。军进至瑞州，寇复入，掠平江、湘阴，前队及长沙北界，掠醴陵、攸县、茶陵，走江西。遣王珍屯岳州。丙子，援江西军克万载。九月，辰沅军出境援铜仁。十月丁酉，王珍军出境收通城。乙亥，援江西军克分宜。十一月壬午朔，克袁州。癸卯，胡林翼帅湘军克武昌、汉阳。王珍军还屯岳州。十二月己未，援江西军克新喻，遣赵焕联等自茶陵收江西永宁，余星元等自酃收江西永新、莲花厅，刘拔元等自桂东收江西崇义、上犹。

七年正月，广西寇起兴安、灵川。二月，陷柳州。遣永州防军二千二百人隶蒋益澧，别募千五百人援广西。曾国藩以父丧还湘乡。增遣王珍军助刘长佑攻临江。四月，援贵州军收锦屏。五月，刘拔元等军收龙泉。六月，王珍军收乐安。援贵州军收永从。七月，湖北湘军将刘腾鸿攻瑞州，中炮死，复瑞州。蒋益澧克兴安。八月壬子，王珍卒于乐安。十一月乙酉，援广西军将黄辅鼎、